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潞公文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周　牧

謄録監生臣任應銑

潞公文集卷二十三　　宋　文彦博　撰

奏議

言運河熙寧九年

臣勘會自去年秋於衛州界王供埽次下開舊沙河取黄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北河極邉自今年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有舟檝多是輕載官船木栰其數至少頻河官吏至於衆人無不知其有害無利枉

費功料極多臣勘合所開運河在臣部内兼御河穿北京城中過始初猶未審知開置仔細今即目覩利害所繫甚大苟雷同緘默年歲間必須破壞却御河久來行運至公私受獘乃是臣坐觀而不言之罪臣按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相次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公私為利其河道大小亦如蔡河之類其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來取黄河水入御河大則呑納不得必至決溢小則緩慢淺

澁必至淤澱卻河道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淘此必然之理據本府通判并諸縣申檢視到御河因透入黃河水淤澱處甚多今來冬初已見淤澱卻河道阻滯舟船處甚多若謂通江淮之運即茲見其有害無利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計每處所運江淮之物必不能過一百萬斛臣勘會前年自汴入黃河運粳米二十二萬五百餘石至北京下卸據押茶綱供奉范九皋稱九月一日到運河口為淺澁無水住滯數日遂至黃河順流下至北京馬陵渡般卸茶入城水路快便早得了當止用錢四千五百四十餘

貫和僱車乘搬至城中臨御河倉貯納若搬一百萬斛至北京只計陸脚錢一萬五六千貫若却要於御河裝船搬赴沿邊無所不可用力不多所費極少臣勘會得開運河口并置閘口去秋至今年四月終已役過一百一十四萬六千餘工五月後至冬閘口所用人工不在此數自今年正月後至九月終已使過物料一百二十餘萬錢粮計七萬七千餘萬貫石十月後至閉口所費物料不在此數又特置河清兵士六百人每歲衣粮約

用二萬七八千貫石匹兩所置河清六百人乃云諸埽各取七人可充六百之數諸埽即未銷添填此乃欺誕之語如七人是諸埽額外剩數即便合省罷減得歲費衣粮諸埽既是缺人相次便須添填其六百人終是枉增請受只要時下欺誑又稱費用物料全類汴口每歲所要稍草椿橛竹索就小計之合用百餘萬數假使黃河入御河無决溢淤澱之患每年搬得及一百萬石其費與順河而下至北京止費脚錢一萬五六千貫搬至御河其利害明白可見臣又勘會去年冬都水外監丞更擘劃於北京黃河新堤第四埽第五鋪開置水口

放水入御河以通行運此策尤為乖疎其所欲置口處乃是熙寧四年秋河下注御河之處是時朝廷選差近臣并判水監官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僅能閉塞大名恩冀之人被害尤甚以至回移人使驛亭道路迄今瘡痍未平今又建言欲於其處開置閘口道黄河水入御河都水監差官計會轉運司并大名兩通判同詣第四埽相視衆皆知其不可然不敢斥言其害恐忤建謀之官止是遷延之計回報水監云候修御河隄防完固方議

開置河口况從來御河隄防兖入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至於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畜益地勢傾瀉為害不細瀕河州縣之人為未見定議至今憂恐及朝廷委清強官相視利害早令議定可否庶使人户安居取進止

又

臣以開引黄河透御河不便已具劄子開陳切以今水監之官尤為不職皆不熟計利害容易建言惟望僥倖

恩賞多從其請便為主張中外雖知其非不敢異議以避沮害之責事若不效建言之人都無譴罰如前時兩議清汴已有勞費並無成功朝廷置而不問范子奇乞冬月不閉汴口是年汴水凝凌上下救護晝夜打凌不勝寒苦終致府界凝破汴岸止是夏秋水大容有決溢之理即未嘗有冬深決溢之患後來朝旨却令冬前閉口顯是因不閉汴口致凝凌壞堤當是止罪縣界隄防之官而子奇全不責問仍不害其進用士論不平無如

之何臣謂今之水官更當澄清慎擇况朝廷物力未豐不當更容狂妄之人横費生民膏血伏望聖慈垂察

不保明濬河第一熙寧九年

臣本司准都水監牒保明范子淵乞酬奬濬川功効尋點勘所取到逐州縣地分河水漲溢及後來減退事狀即與范子淵所奏稍異難議雷同保明已别具本司奏訖臣詳濬川司所濬河身始末盡在水底深淺固難詳驗又只憑本司使所轄河埽使臣及都大提舉官供析

保明至於所屬州縣亦望風畏憚不敢異議欲乞今後濬川司所濬河道別差不干礙公正敢言臣僚覆行定驗所貴不誤朝廷行賞

不保明濬河第二

范子淵所奏去年濬川退出分數地土今年夏末又却多淤浸了其去年用杷疏濬退出地少今年不曾用杷却退出地多顯是自因秋深河水減退故本司不敢扶同保明況濬川司所置官屬頗多占破人船不少別司

官心知利害率不敢言言之必以為沮害功利故且緘默人情如此恐非朝廷之福臣今因都水監牒要保明方敢依實公言伏乞朝廷詳察

不保明濬川第三

臣昨奉聖旨令保明濬川司疏濬過河事尋取責逐地分州縣的實事狀並皆不同及為疏濬過處其河水次年却依舊泛溢滑浸民田兼次年不曾用杷却亦水退即河水長落決不由杷之疏濬雖河瀕至愚之人悉皆

曉知所以臣不敢雷同保明及為衛州剏開運河不便亦具奏聞緣此事理備見水官不職枉費才力兼多是狂妄希賞只如所開運河云有五利其一曰綱運出汴對過沙河免涉大河風濤之險且汴口在河陽界內沙河口在衛州王供埽下自出汴口由黄河下水相去尚近百里豈是出汴對過沙河既通德博舟運亦可免得數百里大河之險且沙河口在衛州西南德博在大名東北上下相去遼遠即與沙河水陸道路都不相干不

知因何免得數百里大河之險只闕朝廷聽信遂興力
役乞朝廷詰問水監官即見虛實猶恐飾詐即乞將水
監官所陳事狀付臣容臣子細開折聞奏
臣自再到大名有水監官輕妄擘畫河事甚
多如欲決黄河大小吴埽地放水淤田及欲
於蒐固下埽開直河并放清水如此等情猶
賴定奪官力議罷之不爾即為害不細所以
乞慎擇水官望朝廷垂察

奏黄河水勢

臣本司於七月九日據衛州申管勾運河於良弼申今月四日沙河水漲沫過上東水偃尋下牐板攔絶不住沫過牐板透入運河行流本司為今六月七日大名府御河連併添漲日夕救護僅免決溢尋牒衛州火急閉塞牐口續據衛州申尋捲埽於上東水口閉塞了當有些小津漏見劄填次本司為穿府城水大闗梁下不通舟船切慮運河牐口依前周護不定透黄河水入御河

即為害不細已奏乞指揮都水監速差官就運河㭗口

同護今月十九日却據澶州申據臨河縣申十七日午

時詣逐堤上巡覷見水自西南來波浪緊急問得人民

言說衛州樊店西黄河口決一槪水東北行流十六日

夜二更以來到本縣衝注二十餘疃人户覩此水勢及

民間所說為害不細縣司已急於沿河差船令佐親監

轄救渡人命去訖又據衛州黎陽縣申今月十五日御

河水渾濃漲猛水色與別日不同認是黄河漲溢沫岸

通流入御河至三更御河水一沫出兩岸見今北來將
及南門本縣令佐都監即是救應隄口城門至十六日
南門西門提口節次破决水頭一併向城流注遮塞不
定遂緊切一向固護城壁官物者本司即時火急再行
文字轉指揮府城以上縣鎮官吏嚴切固護隄防如水
勢大必不可防遏即令本地分官吏究心詳審計較利
害相度踏行有自來分減水勢舊河道處即便火急開
决分減水勢無致奔衝直向府城爲害去訖伏乞更賜

指揮都水監選委公心知河事官赴衛州相度調集人
兵物料固護隄防取進止
今據衛州十四日狀申水勢沫過埽背於運
河上約後行流救護不定及稱河勢危急處
係運河上約衛州屬河北西路仍乞下西路
轉運司疾速應付人兵物料
再奏運河利害熙寧十年
臣於去年冬奏衛州王供埽下開堤取黃河水作運河

置閘引水入御河深為不便以為大則決溢小則淤澱尋閘差官定奪利害今來果致黄河水入運河防遏不住沬過閘口衝注下流州府縣鎮為患甚大切慮定奪所未知得今來運河之害乞指揮定奪所下衛州及大名路安撫司取索自七月四日及十四日後來申報決溢一宗文字看詳定奪

潞公文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二十四

宋 文彦博 撰

奏議

奏黄河曹村决溢利害乞擇水官熈寧十年

臣於今年正月六日奏為據德州申大河自去年秋夏至今冬河底淤澱通流不决河勢變移不循故道見今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臣詳黄河下流淤澱疏濬不行泄水不快即上流水勢須至壅遏若不預行經制切

慮將來河水泛漲必於魏博恩澶等州決溢為患自後不聞水監別有擘畫只是固護東流北岸今年五六七月間大名金新堤一帶諸埽非常危急果致澶州決溢臣又檢會今年正月八日奏為近年以來河防官吏以減省物料指望酬賞只緣三四年來黄河非常水小埽岸偶無危急是致減得物料即非久遠常制必恐埽岸漸次有失添修若將來河水泛漲如舊必致疎虞伏乞檢會舊條不以減省物料指望酬奬今年夏秋水漲諸

埽危急多稱物料少數亦聞今來曹村埽決溢自熙寧八年九年十年檢計春料合行接貼低怯之處三年之中並不曾應付接貼兼本埽兵士多在别處占使或駕船裝搬水利司小麥外見在只有兵士十七人實役致今以來堤身低小怯薄遂至決溢臣前來因論列河事并及水官乞行慎擇今河岸京東州縣人民被水患者莫知其數嗷嗷籲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以希賞於理何安臣前後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

非敢激訐輕有干冒伏望聖慈垂察

奏定奪所勾人吏事 熈寧十年八月六日

臣本司准定奪取勘所牒勾追安撫司全司人吏八人留守司河堤一案人吏十人赴京照對濬河公事伏為今來本路州府非常大雨及黄御河決溢并徳棣博等州賊盗常多曉夕行遣文字救護水災修完城壁隄防催促捕捉盗賊凡百公事比之常時數十倍多加以所行文移急於星火今若盡勾却上件全司人吏則所掌文

案首尾並無人檢會承稟行遣必致違悮本已具奏乞
將上件人吏如的合何罪即乞依條收坐就鄰近州差
官取勘敢不承伏兼昨來保明熈寧八年濬川退出地
土事臣爲見九年河水依舊復來渰浸却八年退出地
土人户並訴水災照會得事理仔細分明是以不敢雷
同保明況事皆由臣不由人吏如顯有不當只今獨坐
臣罪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指揮取進止
臣伏詳元差官定奪疏濬黄河及開運河如

有理曲之人便行取勘今來定奪所勾追人吏不少切恐定為理曲之人伏望聖慈將所定理曲之狀付臣容臣一一仔細開拆聞奏所貴不悞朝廷賞罰

乞恤刑 元豐三年九月

臣切見近年以來中外刑獄頗有枝蔓淹延大暑盛寒縲繫囹圄其間豈無寃滯感傷和氣朝廷每至盛夏必行疎決或水旱為災原減輕繫此聖慈欽恤之至也然

守臣獄官鮮能上副陛下之意有傷仁厚之化夫刑者所以輔教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王任德不任刑以德為陽居大夏生成之時以刑為陰居大冬不用之處所施輕重居然可知臣不敢以經史遠事言之切以唐之憲宗號為中興任德任刑頗得其理嘗謂宰相曰于頔懷姦勸朕任刑欲朕失人心也且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人主而失人心邦本何由寧固臣謂令之牧守監司宜得明恵厚重之人宣布朝廷寛大之澤施愷悌

之政變刻薄之風則太平之隆可垂拱而致

論赦事元豐三年九月

臣伏覩陛下躬行大享之禮前朝潔齋於路寢朝謁於靈宫孝享於太廟乃格明堂以嚴宗祀祀禮之重莫重於此既而御端闈孚大號霈恵澤於天下號令之重莫重於此然號令之出在於必行不惟其反謹詳辛巳赦文釋繫縲貸逋負比常赦至寛自殺人已死及監主自盜官吏枉法外罪無輕重悉除而近歲以來中外臣僚

多不詳罪犯與情理之輕重皆乞遇赦不原朝廷或從其奏臣恐輕重之間有所未安且臣下迎合赦令則禮為不恭朝廷遂從其請則令有不信臣乞今後凡有罪奏乞不赦原者並送刑部候具獄上一繫朝廷臨時特旨

臣伏覩近降赦文官員犯罪依條不以赦降原減者許於刑部投狀具元犯奏聞未斷者案後聲說取旨蓋朝廷必以情理輕重而區

處之

進史論 元豐三年九月進

臣讀漢史鼂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為聖之優故仲尼删詩書則斷自唐虞為萬

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為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為稷官契為司徒臯陶作士垂為共工益為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慎柬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為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

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已若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潞公文集卷二十四

潞公文集卷二十五

宋 文彦博 撰

奏議

論西事 元豐四年

臣聞昨來西師出界中輟而還將下師徒頗有饑凍潰散以礙人衆不行軍法令便欲再舉何以勵衆又運粮遠涉頗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沒必恐邊將懼罪不曾依實盡言議臣依違亦不敢明白敷奏老臣荷陛下

恩深若又不言乃是負國伏望聖慈深察
王師之舉必有邊將謀臣首開端緒不得詳
審以悞大計伏乞陛下察之若不深責無以
勵後

又

臣竊聞陝西用兵之後公私蓄積大抵殫耗丁壯運粮
從軍夏麥不下種大兵雖還邊備不可輕弛切慮向去
軍兵民粮食不充緩急無以計置謂宜謀求漢唐故事

水陸轉輸以備乏絕臣守藩當路近聞雍岐間粟麥之價今已騰湧若至春後必多流亡兼聞關陝人户昨經調發應副軍期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亦皆覬望德音儻順青陽一霈恩宥因而有所蠲復或并及河東諸郡茲實陛下盛德之舉仍願亟詔諸郡申嚴斥堠專為守禦之備養威練卒賑恤傷殘之民在今之宜無以易此臣受恩之深慮有所及不敢自默

又

臣近聞西師已還中外但知時暫歇泊而未有分屯解甲之旨人情憂疑皆慮王師必有再舉之討老臣受國恩深義同休戚齒髮如此無復覬望惟有區區欲報之意不能緘默輒為陛下言之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選拔將校訓齊師徒修治器械儲峙糗糧皆衆智所不及近世所未能比者夏人昏亂自致天討陛下赫然命將出師以伐其罪師行以來捷音屢上雖未能擣其巢穴繫其君長而師行有紀所遇輒克羌人逃遁莫敢抗堂

堂之鋒天威神武震慴四裔戰功之多近世未有然而數路進軍興動大衆彌歷累月餽輓不貲諸路之民疲於供給將士盡忠竭力為朝廷奮不顧身間關死亡衝冒寒苦備極勤勞臣以謂國威既已振矣將士之力亦已殫矣百姓供餽亦已竭矣為陛下今日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拊百姓噢咻其疾痛補完其瘡痍使得蘇息按甲養威以全前日之勝如此則外足以懾艾夷狄内足以愛養軍民乃宗社無疆之休也今若師徒暫還而

復出士氣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調發復興諸路深入而轉餉益遠如此則師之勝負恐未可知而前功或喪此天下之甚憂也兼臣在洛中津遣陜西軍須不少亦聞陜西事體頗詳皆言百姓亦已流離菽粟之價騰踴今冬二麥多不下種將春農事方興又復調發不已必恐應副不前有悞大計臣而不言孰當言者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度以蒼生為心不以盡敵然後為功亟詔班師分屯諸路使朝廷恩威並行軍民和附以小羌昬

亂如此可以坐待其滅亡矣臣不勝大願老臣愚忠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僭已冒聞不任隕越伏望聖慈哀察其誠俯賜容納

聞陝西河東運粮人夫雖費不貲而逃逸者甚衆至有部夫官亦有逃竄恐無人敢仔細奏陳兵志謂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載春秋戰國時用兵運粮多在中夏故兵有因粮粮不遠載與今之餽運深入敵人沙漠之

地其勢不同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以聖帝伐鬼方尚三年而克之理有不可急者又曰師貞丈人吉丈人嚴莊之稱用之則吉小人勿用用則無功無功則有罪伏望陛下慎擇將兵者如輕險而求僥倖之功者當勿用之臣年老眼昏勉力親書此劄子深懼不謹細伏望聖慈矜察兼不敢附遞恐漏洩不達謹遣臣長孫承事郎永世特詣

通進司投進

答詔

自遠相見忽經兩年春暄卿比平安前繼閱所論關中事宜悉至誠惻怛之意非累朝心膂之臣憂國如家之深曷能惓惓如此寤寐忠嘉不忘於懷朕涉道日淺昧於知人不能圖任將帥以天錫可乘之時上為祖宗殄滅一方世讎深用厚顏爰自六軍還塞將士已殫勞黎民已告病今日之勢豈復可遠舉深入哉惟固境自完

而已近特命於涇原制置者第使之城數亭障制敵衝軼耳非復有前日圖也所以張大其名若入討之為者葢兵法有之用而示之不用不用固有示之用耳庶或其可震之秉威尋盟則朝廷因得復覊縻之也想卿有同體均休戚之誠諒已悉其措置大槩今因貽慶行故茲示諭

謝答詔 元豐五年三月

臣去歳冬輒率愚瞽累奏陳陜西邉事今春蒙差臣男

貽慶特賜臣二月二十五日手詔撫諭後蒙聖慈矜寬不責臣狂易恭讀詔旨曰六軍還塞將士已殫勞黎民已告病今日之勢豈可復遠舉深入哉惟固境自完而已近命涇原制置城數亭障制敵衝軼非有前日圖也臣仰味聖言伏增欣抃有以見陛下推堯舜之心卹生靈之困蹙溥率廣被涵育幸甚幸甚然自今秋已來復有遣戍開疆運河深入此必是邊臣希功規為僥倖開端緒誑惑朝廷料敵不精致有撓敗進此計者陛下不

必知此人乞行顯誅以戒今後干賞謟利之輩免致向去更誤朝廷大事望以今年二月二十五日詔書大吉密諭邉臣嚴設備預固境自完來則禦之去勿遠逐更年歲間士氣復振民力復完足食足兵何求不可醜羌聞之自當屈服臣又聞謀攻料敵老將所難不當與新進白面書生惟務高談虛論容易而計畫之今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豈無深識遠慮懷忠守正更事歷試之人願陛下詳求而審用之如祖宗朝所用扞邉守塞宿

將名臣見於國史者多矣乞詳審之臣之此言非不知
觸犯時怒蓋耄耋之年被三朝重任蒙陛下眷奬尤深
乃心本朝義均休戚豈當隨例緘默上負聖明伏望天
慈亮其區區自盡之誠

又

臣伏蒙聖恩以臣奏陳西事特令臣男貽慶特賜手詔
一道并傳宣撫問者仰奉聖訓伏增感懼切念臣衰老
不才荷陛下恩禮之厚舉朝無比惟知竭盡忠懇粗伸

補報昨西夏擾邊王師罰罪雜羌既已退縮大兵尚屯邊徼師之善志允當則歸因是奏陳上干宸聽庶幾狂替粗裨萬一豈謂愚臣過計難窺陛下聖謨天機囙深睿算默定基命宥密遠猷克壯乃生靈莫大之幸實宗社無窮之福加以睿光曲照上德兼容迂陋芻言亦被矜采臣無任感戴欣幸之至

奏西京災傷事元豐四年六月

臣體量得西京畿內諸縣今春以來麥苗極盛有望豐

登無何自四月五月中直至收獲之際大雨頻併繼日不止遂至頗損麥苗所存者三四分須至趂時收獲上場所與收拾殘餘粗救饑困臣體訪得所收多者僅及三四分日有人户經官披訴苗傷又縁官吏拘文為已收割在場及有持打了者不以為憑須得存留查苗在地方可驗覆今若不與檢放必至人户逃移況今夏多雨害稼衆所明知難為巧詐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本路轉運司仔細體量實有災傷即早與減放分數所貴

人户不致逃移更望朝廷矜察早降指揮取進止

奏西京漕河事元豐六年四月

本府勘會自會通橋下至白馬寺洛河水路灘磧淺澁難行綱運遂奏乞開淘古漕河舊道稍令深闊抵至白馬寺却合洛河回避二十餘里灘磧所貴通行綱船不至滯礙今蒙朝旨依奏施行看詳中劄内更帶下白波輦運司奏乞開濬漕河至偃師縣界合洛河通濟舟船雖與本府所奏事狀大抵皆同只是稱至偃師縣界漕

口合流必添展地里稍遠須至更差官覷步所碾添開濬故道地步長短及地形高下是與不是有古來河道確實計定功料申上

上殿謝劄子元祐元年五月

臣老退不才蒙恩詔置左右令議軍國重事況臣官忝三師其職惟當論道臣以涉道至淺不能上裨聖政然以生平僣學素藴及以近時所見所聞當竭愚忠粗裨萬一又不敢同外廷臣僚頻入文字上煩聖聽須至留

身口陳仔細熟達聖聽然後簡徑作劄子奏聞乞付外

廷衆議公行

潞公文集卷二十五

潞公文集卷二十六

宋 文彦博 撰

奏議

論西邊事（元祐元年六月）

臣伏蒙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以老臣不才以其逮事四朝出入藩府垂五十年追起於休退之中令平章軍國重事臣敢不極盡所蘊上副虚宁臣於簾前累蒙宣諭將來西人求復疆界令與三省執政孰議臣以

所議地界不出二理其一論義理曲直其一計利害大小所謂義理曲直者昨者出取其地土皆邊臣妄希功賞欺罔朝廷為國生事取怨敵人今若推朝廷恩信因秉常所求而賜與之有以懐復敵人之心光大朝廷之德所謂計利害之大小者今所得堡寨并蘭會並荒徼沙漠之地本無城邑人煙惟是朝廷剏築城壘屯兵戍守歲費百萬以上困竭中國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地俱恐不能支久却須自弃如向時囉兀城之比其蘭州

本屬董氊元不甚要耤夏人得之已久亦不曾築堡塞戍守只有一小頹廢城塹如中國荒僻村落朝廷不知將謂如中國小小郡縣徒煩兵守所費不貲兼會州又未知在甚處蓋是李憲當時怯懦不曾領兵赴靈州城下只領兵過蘭州廢壘之下遂欺罔張大云收復蘭會以圖苟免不至靈州城下軍令之誅遂誤朝廷以至於此臣亦聞議者謂地界被求而與之亦用兵不與之亦用兵語尤欺罔但向去欲免主議不與起釁之責且東

常來求我知其意而得之必須感戴恩德三數年間當且保無事朝廷近經靈州求樂不振之後可以粗整齊兵勢完養民力異時或有邊事用兵庶幾有備無患今若不推恩信賜與其地敵人貪暴之性因此不遂所求便作黠桀酬報之勢朝廷方此多事之際兵力未完可得高枕乎近年以來為新進書生不曉蕃情邊事兵政者誤朝廷多矣願陛下審察而詳處之老臣年過八十感陛下厚恩惟知竭盡補報固無覬望希進之言不勝

區區
臣今檢録到祖宗以來處分邊事詔書西人
事迹兵幾件進入乞賜詳覽或曰蘭州宜如
充國可罝屯田添助兵食今若有田多屬番
族不可盡奪向時王詔謂熈河可耕以助兵
食人牛種子徒有所費終無所成今聞轉運
司判官節减蘭州歲計猶須一百餘萬又當
計會知州并帥臣保認可以足用否

繳進元豐答詔元祐元年二月

臣數年前判河南府日見調發帥兵進討西夏受國恩深形於過計遂累具章疏論列利害蒙先帝聖恩專差臣男貽慶賜臣答詔仰詳詔意乃知先帝本意止務安邊不欲輕舉皆是邊臣希望功賞為國生事僥倖萬一以致兵食困匱財力殫耗今聞於道路之言西人欲求內附臣以謂四裔內侵堯舜之時所不能免伏望陛下恢天海之量廣示開納御四裔之術羈縻而已由此可

以偃兵止固吾圉外夷懷服中夏安寧太平之風浸隆浸久臣又以朝廷舉事必較利害唯務開疆以希功賞即不知用兵之時所費錢粮若干得地之後所入租賦若干凡一歲屯戍兵馬所費粮草之直若干若所得不償所費遠甚即是竭中原生民之膏血以事荒遠無用之地此乃唐開元之末務賞邊功邊臣各求徼倖致中原困竭唐業下衰可為商鑒今因西人請命伏望朝廷熟計而審處之老臣不勝區區憂國之心迫於傾輸言

撫倫次所有前者蒙先帝所賜詔書輙敢進呈所貴詳知先帝素志惟在安邊不務輕舉謹具奏聞

元豐五年李舜舉過洛河先帝意旨止令邊臣自固邊鄙多如臣所受詔旨爾後以徐禧南方書生不曉邊事繼之李稷急於官賞妄有開陳經畫遂致永樂敗事臣荷先帝異恩去年春蒙賜御詩云嘉言時幸寄車臣亦仰和聖制有願傾丹懇上公車之句去年三月

西人由熙河路入朝内求附臣即於密啓所見未發先帝不豫遂止今西人復來須至有此開陳望聖明照察

論役法 元祐元年五月

臣竊聞天下諸路差雇役法朝廷雖已降指揮而今未定頗聞煩擾臣檢會始初司馬光聞天下臣庶奏章多言出錢雇役其不便遂却復差役之法然司馬光所言甚詳而節目頗繁恐州縣不一一通曉而又朝廷置局

詳定議論不一必難通行臣以謂差役之法本州縣常事其來久矣皆素有定法及其末流不容無弊故當隨事刋改臣曾累具劄子奏乞先令州縣刺史令佐從民利便依例各議定其法縣申州州申轉運司看詳定奪奏聞如得允當却降下施行葢朝廷大號令必當自上而下州縣常差役理須自下而上則各從民便以天下之廣郡縣之衆不可以一切之法行之行之必互有妨礙而局官及諸臣僚紛然上言各任已見不周知利害

及祇付所司别無與奪以至州縣希望朝廷風旨至今其法未定益滋狡吏侵擾若如臣前請且各付逐路郡縣定奪利害各從其便庶幾下民早得息肩取進止

臣元上劄子二道尚書省付詳定役法所劄子一道并知華州趙燮與臣白事劄子一道並録進呈俟臣簾對日别具回奏

又

臣竊見朝廷差役議臣之中少有熟親民政者所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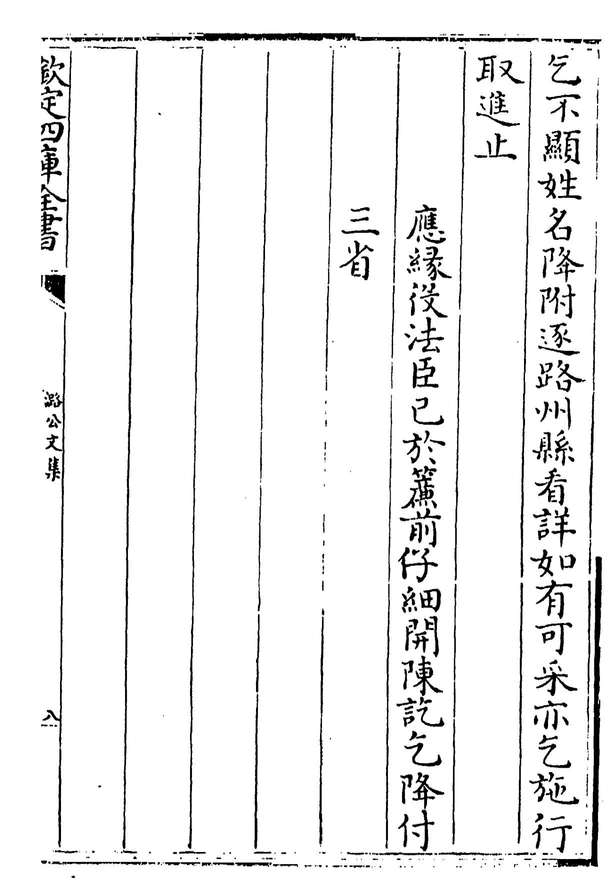
不同前後所降命令不一致州郡難以適從縁城郭鄉村人户只有差科二法鄉老村耆各知次第但用心公平必得愜當刺史縣令最是親民之官乞且專委守令各隨本處自來體例差定役人編成簿籍細開自來體例條貫申轉轉運司看詳體量如各得精當一面施行申奏縁經變法以來僅十五年至今不無小有須合更改從便事條亦當委自逐處親民官及監司相度申取朝旨詳定仍稍寛程限使盡利害所貴行之久遠

差役之法逐州縣各有不同若自朝廷降一切指揮即逐處難以一切奉行今來詳定役法所見可據逐處申陳看詳定奪指揮必當

又

臣昨以朝廷復州縣差役之法臣曾奏劄子以為差役之法其來甚久此乃州縣常事鄉老當夫皆熟知之刺史縣令皆總領之當且委逐縣議定申州看詳如得允當即申本路轉運使司運司將一路詳定即申奏朝廷

朝廷覆視如可行即從之如有未便更當會問或自有義理即可行之或有顯然乖當即處分改正施行便見就緒令乃置局詳定及諸人議論不一命令雜下致州縣疑難久不決定况差役之法乃户部所領令乞罷詳定局只委户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於本部詳定况局中趙瞻劉昱自是本部之官如本部要知本末即令孫永與李常等同計詳定所有舊局中人吏並各勾赴户部行遣文書所貴早得了當如有諸臣僚奏議役法亦


乞不顯姓名降附逐路州縣看詳如有可采亦乞施行

取進止

應緣役法臣已於簾前仔細開陳訖乞降付

三省

潞公文集卷二十六

潞公文集卷二十七

宋 文彦博 撰

奏議

論監牧元祐元年

臣竊以修復馬監指准今東西兩路支配不盡保馬所差之官今遍陝西河東京東西兩路相度卒未見了當乞令速且取索京東西兩路支配外見存馬數并沙苑馬約度可置得幾坊監先次於近便舊有坊監處興置

所貴早見就緒兼免保馬久在民間頗有搔擾取進止

又

令已新復馬監切見光禄大夫新差知潞州崔台符熟知馬政勘會相州有安陽兩馬監令當興復須得知州依例總領欲乞改差台符知相州所貴馬政速見就緒況相州地望在潞州之下兼是鄰封又洺州衞州各有兩馬監亦合興復與相州相接凡事取則相州易成績效取進止

論取士

臣聞於詩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從古來為國治民者多士則興乏賢則衰此理之必然也士所以多由養育有素故有秀選俊造之目等級升之漸至於官得其人國無不治臣以朝廷育才取士之法數十年來有所未至向時應進士舉者自執卷為儒便知自重謂之應將相科亦白衣公卿登科之後其在高等者知朝廷必將不次進用率皆益自奮勵進修德業

以副時望所至於公卿將相為名臣者多是其人近歲以來稍異於是登甲科者縉紳罕聞其名朝廷罕得其用蓋由士子修藴無素朝廷勸奬未周臣亦聞禮部别定貢舉條貫然慮於激勸士行儒風猶有未至臣欲乞先時降詔開諭使人人知朝廷育才取士之意使各自勉勵向去科選得士必多濟濟以寧當由於此

奏尚書省六曹行遣迂滞事元祐元年

臣竊見尚書省二十四司主判郎官轉移遷改頻數不

定往往未知本案事務及文書義理以致行遣迂回稽滯中多所請多不得可否之報臣欲乞令左右司郎中員外點檢勘當使逐案行遣文字明白簡易可否公當不致留滯定為式例庶得永久遵行況左右司主本省綱轄亦乞委得覆視刑部尚書蘇頌素推熟知前代及本朝臺省典故亦乞委之同共詳定取進止

答奏

臣伏蒙聖恩特差中使降手詔省詢訪仰披訓旨俯集

兢榮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博載天光大明自聽政以來發號施令及進賢退愚時政迭隆或因或革大小愜當中外欣悅所謂宗社無疆之福太平浸隆之時矣而猶謙勤退託以臣遭遇累聖久竊重任又謂其犬馬之齒加長宜有重言曲賜下問乃詢黃髮采芻蕘之義臣敢不勉竭愚忠粗裨虛佇夫治體之大莫大乎任賢納諫近者所用輔相所擢諫憲皆久積時望大協人情必能弼直獻納上副陛下求治深切之心以至罷去市

易國有四民商居其一既罷市易之法商賈得遂其業減損青苗青苗本於常平法以歲之豐儉出入之本在利民既以額配夫常平本法令除其額配之令民遂即時皆便矣停養保馬漢有保馬之法為害尚輕比近歲霍翔之法配在保甲農民甚於塗炭罷之為便免納役錢三代之法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令不用其力使之納錢農民固難得錢免故為當寬保甲按閱之頻遂農民耕種之業三時務農一時教戰今講於農隙事既師古民不失業此則市井畎畝之人歡呼之聲必已達於天聽矣豈在老臣條陳而後詳然上之數事有損無益不可以行而亟罷者本非朝廷所圖皆是近年以來臣僚急進僥倖成風率務

妄起事端自來總領粗有微効則過求恩賞事若有害
曾無責罰欲其省官省事民安政治不可得矣為今之
要當革此弊自去年以來斥去聚歛之臣頗寛農商之
利四民樂業萬國歡心無名之人多已削除有常之用
當要豐足今之戶部實主邦計尚書侍郎郎中員外未
聞精擇以任唯見屢遷數易欲使何人專任其責國之
大計安所望哉此乃朝廷所宜先而不可忽也又謂臣
之所知堪大任者臣素愚昧艱於知人然累玷鈞衡之

任惟在薦賢以圖報國方其當軸任人極於慎揀拔十得五安敢庶幾及出領外藩將踰一紀朝中多士罕有識知雖有所聞莫更所試輕議論薦恐未審詳然熟聞士論謂樞密直學士劉庠端正已有守雖已在近職久從外補臣向在樞密庠在太原邊事民政鎮靜不擾光禄大夫前吏部侍郎蘇頌性行淳和學問該博於本朝故事多所詳記若備顧問議論當有禆益朝奉大夫京西路提點刑獄劉奉世才力精明所守堅正向為樞密

院檢詳及中書檢正頗得時譽若並召還左右宜有所
補更乞聖明詳擇或更有新進可副揀求容臣博訪別
具奏聞況天下之大必有多士寘於周行然自數十年
來養育人材有所未至蓋鄉里舉選不兼取文行禮部
復試類收膚淺之學今若條理學校貢舉之法庶幾取
士得人以次擢升大任則濟濟以寧如周之盛方朝廷
大推仁政勤恤民隱親民之官專在守令臣謂宜申戒
吏部慎擇其人政得以和民受其賜前代銓衡授官之

後多赴政府引驗問其所長或采其已試之効而遣之
間有昏謬不才類多退落如此則郡縣得人政事修舉
又用人之法當各因其才器孔門四科分政事文學之
品須盡其所長而受其職職乃無曠前朝選試文學之
士即寘於館閣育才之地漸進用之惟學士待制皆主
侍從備顧問議論以裨時政令則盡補外任謂宜略定
員數留充左右供職仍當察其器識緩急識執政闕人
便可僉議進擢臣嘗詔旨詢訪敢不傾盡所蘊但以老

啓言無倫理不任隕越惶懼之至所問夏國事宜不欲雜於此奏謹具別劄開陳所冀便於詳覽謹奏

又元祐元年

臣伏讀聖問有可禦西夏之術臣去年夏始聞西人欲求內臣以為方國家多事務早安静奏乞朝廷恢天海之量廣示開納御四夷之術羈縻而已由此可以息兵止國吾圉外夷懷服中夏安寧則太平之風浸隆浸久無曾繳進神宗專令臣男貽慶齎賜臣親書詔一本所

貴審知神宗本意止務安邊不欲輕舉皆是邊臣希望功賞爲國生事僥倖萬一以致兵食困匱才力殫耗必料此詔已經聖覽今復蒙下問所禦西夏之術臣愚何足以仰副虛佇臣切見西人自去年以來凡數次入朝即未見修歲時常貢之禮亦未聞請常賜之物度其奸心必有所待當此之際朝廷亦須有以待之邊臣亦必有以制之若更如何時种諤徐禧輩料敵不精謀攻失策致誤邊事即關中之民其心揺矣自靈武永樂王師

不振之後兵勢民力尚未完復狡羌竊發必能制乎即如向時种諤輩皆云西人亂弱狂計所誤朝廷於此固當熟計而深念之事欲美成計須先定當責成邊臣審料賊勢精選諜者密窺賊形必先事以待之使賊計不行邊壘有備此亦困羌夷之善策為人誅之小勝或西人欵塞請覲詰其所由出於善意即導之使來俟至延安帥臣密察亦當得其要領先時奏聞廟堂之上可以預料而審度之俟至闕下知其所來必有所為因其所

為之可否或議或詰審而應之可者即從否者即已議其疆土須廟堂之上衆謀大同尚有後艱同任其責或取與之間謀有同異即各述利害理須明白後或不應謀果不臧自任其責廟謀一定邊計粗寧天下小康當高枕矣伏惟陛下聖明遠大之計固已先定出於衆知豈俟臣之過慮然采芻蕘擇狂言亮其誠而不責其妄幸甚臣無任

臣以為事有利害者必究其利害之極而斷

其取舍之當其理得無容更相顧望議論不決乃欲遺賊於君父則安用大臣

奏吏部三類法元祐二年

臣觀六典三銓之法以三類觀其異優者擢而升之否者量而退之所以正權衡明賞罰抑貪冒進賢能今之典選一守定格選格中有以多舉主有軍功者為上多舉者或善請求有軍功者或容冒妄如近時買人頭得賞官者極多有同配官故多失才亦容濫進臣欲乞委

吏部尚書侍郎大略依三類之法定本選之人合入知州通判知縣縣令考其才德功効為上中下三品送中書門下覆驗可否定訖判選官引對一經聖鑑物無遁形更有去留孰不激勸又判銓之官亦當上體朝廷委付之重以衡鑒自任處之不疑間或以人才高下絕異者特以名聞而進退之乃為稱職取進止

御批元祐元年

子宮中閱故書得卿神宗時所上親書奏章見卿論議

切於治要至誠憂國忠義可見深用嘉歎卿平時所藴如此況當茲艱難之際想多憂勤予佐助機政斯愈年矣雖勉旃聽覽以天下之廣萬務之繁深慮不逮顧我
元老宜有諮詢如近者黜陟臣僚因革庶政公議可乎
夏國未附禦以何術卿之所知賢人堪大任者亟當論薦用來求并所訪事可條具聞奏切待至言以補闕失故茲遣示當體予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潞公文集卷二十八至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任應銑

潞公文集卷二十八

宋 文彦博 撰

奏議

進漢唐故事元祐二年

臣近者竊聞聖旨令經筵官閤日進漢唐故事各一件以備御覽有以見聖德稽古求理之切臣忝預經筵固當粗有裨補輙亦於漢唐史中節録得數事繕寫進呈伏望聖慈采覽

一

漢文帝紀贊曰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内豐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至刑措嗚呼仁哉

二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帛言儉率也以韋帶劒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莞今常之蔥蒲也莞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音官兵木為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縕無文師古曰縕亂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采也縕音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師古曰集謂令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也

准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三

漢丞相王嘉上疏言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吏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悉盡也言大小盡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吏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尚容求全不敢采特郡下下材懷危內顧

常恐獲罪每爲私計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理之衆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傾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

四

漢宣帝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

中興焉

臣近曾上言乞刺使縣令須滿三年一替及尚書吏戶刑三部官職務尤重須令久任此皆治古之法兼先朝亦不令速遷

五

漢賈誼云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展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

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葢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緁著衣也師古曰緁音妾謂以偏諸緶音步千反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師古曰被音皮义反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皂綈師古曰綈厚繒也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師古曰孽謂庶賤者此臣

所謂殃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計反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音勿其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詩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等至冐上也師古曰冐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臣近曾上章以風俗僭侈乞撿舉制度使上

下不借侈務節儉皆富民之本在於節儉民富也君孰與不足致太平之風無出此道雖聞已有施行更望聖慈垂意

六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

所復諫太宗以為然因言夫為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

七

唐太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八

唐史論魏徵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

其救過弼違能近取譬其實根於道義發為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倖中不私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在徹本傳可為萬代王者法

九

唐明皇先天元年大獵於渭川侍中魏知古獻詩一篇曰嘗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反翩飛豈暇翔非熊

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比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崇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咸熙諒在宥乎毒匪多傷辛甲令為史虞箴遂孔彰明皇嘉之手制詔曰夫詩者志之所之以寫心懷實可諷諭人主是故揚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寔由茲道朕須自溫泉觀省風俗時因夏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或示三驅之禮躬觀校獵聊以從禽卿遂有箴規正予不逮自非誠欵夙著孰能繼於此耶賜物五十段

十

唐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致治昇平及神宗景龍之間繼有內難明皇平定而興復不易而聲名最盛歷年長久何道而然宰相崔植對曰前代刱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王業皆能勵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禀上聖之姿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為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

宜如此明皇守文繼體嘗經天后朝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為政此二人者皆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明皇置之内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嘆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歸冲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奸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於勤王道于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輔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

臣在童丱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常弦作戒其益宏多
陛下既虛心履信亦望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穆
宗善其對

臣恭以仁宗皇帝聖德勤儉因御前親試進
士以無逸為元龜為賦題乃知聖意所存深
遠

十一

慮懷慎景龍中上疏其一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

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可三年有成尚
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産相鄭更法令布刑書
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
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
産教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終有
遺愛流芳史策子産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況
其常才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
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

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
昌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為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
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庫所
以虛空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
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又不盡其力偷安爵
祿但仰茲望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旰食然僥
倖路啓上下相蒙共為茍且而已寧盡至公乎此國之
病也此賈誼所謂蹠盭之病乃小小者耳此弊久而不

草臣恐為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躋盭而已哉漢宣帝綜覈名實興理至化黄霸良二千石也就增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美又古之為吏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俊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臣請州都督刺史上佐及两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以上不許遷察其課効尤異者或賜以車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者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

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于道致此之美草偃之媺易於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

奏乞立制度使元祐二年

臣竊以數十年來風俗僭侈車服器玩多踰制度以致士民之家率多貧乏不守廉節夫為國之要在於富民富民之要在於節儉民既富矣君孰與不足臣欲乞選差官檢詳唐室至於朝廷令式參定制度隨時制宜務令簡當遵行可以庶幾上下有分不敢僭侈風俗自當

淳儉太平可以馴致

臣嘗觀唐史太和中僕射王涯奉勑詳定制度頗為精當終為權貴沮格不行朝論惜之然涯之所定亦甚煩密臣之所乞固須簡當可久遵行其王涯所定令亦録本進呈臣伏詳舊制三品四品官得衣紫衣朱竊見近時及朝班之内衣朱紫有極多着緑者甚少葢是特推恩賜者頗衆臣謂服以章有德自古

所重臣乞今後非品秩當得朱紫及舊著令

例合得外乞慎賜服

潞公文集卷二十八

潞公文集卷二十九

宋 文彦博 撰

奏議

乞兵部廂軍案院置籍 元祐二年

臣以樞密院應內外廂禁軍自來並係密院置籍所管今以新制並不管廂軍皆送尚書兵部且密院謂之本兵之府豈可內外五十萬廂軍却無籍拘管緩急出軍行師廂禁皆用況廂軍不獨用於諸般營造雜役兼自

來如廣南槍手綱丁及諸州鄉兵亦是密院有籍欲乞令密院祗於兵部取索廂兵等人數於兵籍房置簿拘管逐年揭帖常見實數亦不煩費緩急差使易為照會即不妨尚書兵部依近制主管取進止

奏戶部事　元祐二年

臣以戶部尚書乃昔之三司使之任專掌邦計財賦出入無不周知則國用取濟今當以昔之三司使之任悉歸戶部財賦盈虛可以經制不誤大計自尚書侍郎以

下愼選而以用之庶幾集事尚書侍郎即是三司使副
之職郎中員外乃昔之判官之職此國之大計乞早留
聖意

奏除改舊制 元祐二年

臣近面奉聖旨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臣今
畧具除改舊制節目如後

吏部尚書選人兩任親民有舉主陞通判通判兩任滿
有舉主陞知州軍此已上敘陞今謂之常調知州軍有

績効或有舉薦名實相副者特擢陞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官令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陜西河東三路為重路歲滿多任三司副使或任江淮都大發運使發運使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任滿亦有充三司副使或江淮發運使任滿充三司副使京東西淮南又其次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兩浙路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䕫路為遠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使副使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

路分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以至三司副使內提點刑獄則不拘路分輕重除授轉運使副省府判官或逐急籍才差知大藩鎮者其歸亦多任三司副使或直除修撰待制者三司副使歲滿即除待制有本官是前行郎中少卿或除諫議大夫者有資淺而除集賢修撰充都轉運使後亦除待制三院御史舊制多是兩任通判已上舉充歲滿多差充省府判官或諸路轉運副使累遷至三路歲充三司副使又歲滿除待制

御史或言事稱職公論所推即非次拔擢繫自特恩正言司諫自來遷擢無定制或兼帶館職文行著聞或議論識體方正敢言朝廷所知臨時不次擢用本無常法三館職事本育才待用之地例當在館久任其間資地人品素著除修起居注（即今起居郎舍人）遇知制誥有闕即試補（即今中書舍人）已上並舊制甄別資品履歷次第除注之法與今來官制或小異而大同更乞與三省參詳進呈

奏憂國事（元祐二年）

中外臣僚上言夏國受朝廷封册恩禮極優錫賚尤厚而敢忘恩背惠輒行公牒傳達疆吏自絶於天不修貢奉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怒乞行天討以正有罪欲乞降詔邊帥及出勑榜以諭中外若朝廷姑務息民推天地之大德曲示含容抑羣情之怒忿不與醜羌計較即乞明諭邊臣嚴加守備靜以待之必取全勝所有朝廷續遣大兵且令分屯次邊州軍以備緩急邊上句抽

進無逸圖元祐二年

臣伏覩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後代聖君皆奉為至戒以成治化以克永世臣又覩唐史見宰相崔植對穆宗云玄宗初得姚崇宋璟為宰相二人者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觀省記念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慾心歸冲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奸臣用事天寶之末稍倦於勤王道於斯缺矣今陛下虛心求治伏望以無

逸爲元龜穆宗善其對臣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嚮學思間日御邇英延儒臣講讀經史臣又觀邇英北壁有仁祖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圖臣慮禁中或未有此圖輙敢寫録四軸并一卷上進望於殿内張掛置於几案以便聖覽臣愚不勝區區之至

奏吏戶刑部官久任

臣伏覩先朝復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欲其分治職事悉如唐制臣切以尚書省吏部典選戶部掌邦計刑部

主國法此三部最為重而侍郎郎中員外多不久任遷轉頻數未熟本部職事已見遷改必致胥吏乘間作弊行遣遷滯臣欲乞三部郎中員外須令並滿四年理為兩任逐任與陞資序立為定制經久遵行內吏部戸部司封司勲考功度支金倉部亦須再任與逐任陞資上件三部郎官佐本部長官主判逐曹任官材掌邦計主國法皆是國之重事伏望聖慈詳察早賜行施

奏疏決刑獄元祐二年

臣今日早延和殿奏為聖慈閔雨二十二日御殿疎決禁繫罪人當日降雨尚恐外處州縣有未雨足處乞下逐路監司令分巡部下州軍催促刑獄疾速斷放免有冤滯因録先朝御批劉子進呈奉聖旨令進入

奏中外官久任事

臣以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故累曾上言乞中外官各令久任須滿資考近日以來遷改尤為頻數蓋由風俗躁競例欲速遷

執政者或避怨謗不能鎮靜欲望中外治安未可期也

臣欲令後凡差除中外官並具見在任官年月滿未滿須令任滿方得交替如是急速藉才須要其人則不拘此制其任滿得替之官須具在任實有勞績方與照會合關陞差遣所責官吏自此不敢苟簡欲速百職自然修舉取進止

臣禼曾上言以吏戸刑部官屬主大選大計刑罰并外任監司及親民之官並須久任此繫朝廷致治之

本不可恕也今乞與三省吏申明祖宗舊法遵法施

行

奏監司舉官事元祐二年

臣竊見諸路官司及州郡帥守薦舉部下官吏但務極

稱才行不考實狀其間多狥吿囑煩誤擢用臣乞今後

凡薦舉官並於舉狀内直具在任的確分明事迹及本

人素來行業為衆所稱方與上簿記録或有任用更加

詳察取進止

奏坊監草地令百姓出租

臣竊知太僕寺在京苑坊監牧馬草地其間甚有自來水占牧馬不到去處係人戸斷僕租佃容貧民採捕蒲魚種植蓮藕入城貨賣以資口食今聞太僕寺為係牧馬地内一例勾牧入官臣聞本寺官及供到細狀稱上件水占牧地可以依舊令人斷課租佃濟貧民並無妨闕況今來下民艱食之際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依舊出課租僕以紓近京貧下之民取聖旨

奏鬼章事元祐三年

臣以為始禽鬼章於法便當誅戮朝廷惟天地大恩貸其性命兼欲係其二子之心使感國恩不為邊患則西邊事簡兵屯可減用度亦省今因阿里骨使人既來若令一見鬼章即其子信其父在若更與補一至下虛名使與李賒羅抹同日遊寺燒香寺廷闊遥遠一見亦不能通傳言意即羅抹具告相見之所則結呢捉等深信父在尤當感恩或謂鬼章有罪之人雖虛名小官亦不

可授且如西賊李崇貴誘殺保安知軍楊定其後秉常執送崇貴來先朝亦貸其命授以官李繼捧與繼遷叛興大兵討伐生擒繼捧來獻亦貸之授上將軍封宥罪俟此並是前朝推恩之例如此甚多若李賒羅抹到京數月不見鬼章歸蕃之後結呢捉等必切詢其父之所存却云並不曾見即結呢捉必疑其父已被誅戮他日鬼章以病死其子亦必不信豈不深恨非時點集所部於熈蘭側近作過或堅求夏賊與之合縱分右秦鳳之

界作過即西邊兵屯未可減用度未可省亦須稍煩西顧然臣以謂令李賒羅抹一見鬼章於朝廷有何損屈而議者或堅謂不然即不知有何利害臣竊惑之兼昨日簾前臣具以此議上對亦屢聞德音以此為便後於都堂又集議却聞猶有遲疑未即奉詔者伏乞聖慈詳諸臣之議早賜從長處分

如陪戎校尉之類乃九品武階又無請受向時多是諸州牙校授之結吼捉初亦知其父上知不戮又劉

舜卿亦以委曲叙結呃捉云鬼章見在東京照管甚厚今李賒羅抹歸蕃却云不見鬼章其子豈不疑恨即朝廷貸鬼章之命都無所濟

又

臣於二十七日上劄子言鬼章事必已付三省今晚密院人吏來呈文字云候第二蕃阿里骨使人來令見鬼章臣以謂終是令見鬼章何候後蕃兼第二蕃使回又須更四五箇月若前蕃使回云不見鬼章必是疑訝兼

聞阿里骨第二番使人七月十日到闕欲且令第一番使候第二番人來令起發因而同見鬼章為便取進止

臣以謂議者不欲令見鬼章令又令候第二番使人來令見之終是令見又何須如此疑難若諸臣必有的切議論利害分明臣安敢不從

奏知州通判理任元祐三年

臣伏覩熙寧勑并元豐四年條貫內地知州通判知縣並以三年為一任此正合舜典三載考績之義甚為稽

古之美法葢親民之官久於其任則民安其政故漢唐以來郡太守或有善政則增秩賜金留以久任近覩元祐元年四月勑旨知州通判並以三十箇月為一任臣以謂三年為一任不為稽古之美法乃先朝之定命施於官政極以為便比必是吏部以在部守待知州通判待闕之官甚多少得近闕差注遂欲促其年限殊不知雖時下差注得一畨待闕之官即替回者却多待闕者却衆徒有更張並不濟事又非三載考績之義臣欲乞

且遵用三年一任之法取進止

若通判以三十箇月為一任即五年成兩任便陞入知州則知州之闕轉多

潞公文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三十

宋 文彦博 撰

奏議

奏黄河事

臣竊見朝廷指揮都水監令於黄河沙堤第四鋪開分水口分水入孫村口入故道以紓北流決溢墊溺之患水官以開第四鋪口恐水勢東流太猛下流舊堤久廢未甚完固且於第三鋪開口漸減水勢入孫村口入故

道令開第三鋪口所減黄河水勢東行已甚湍急乞速
降指揮下大名府并恩州督責上下官吏旦夕分頭赴
河上照管横堤順水堤金新堤及二股河下面恩州地
分隄防並須完固勿令小有疎虞取進止

奏賜儒行中庸篇并七條事

太宗淳化三年二月詔以新印儒行中庸篇賜中書密
院兩制三館御史中丞尚書丞郎給諫等人各一軸注
先是御試進士日以儒行篇為論題帝意欲激勸士人

敦修儒行故特命雕印至是首賜新及第舉人孫何等次及宰輔近臣臺閣臣僚并銓司選人聖旨諭令依此修身為治仍各於聽事所展掛終身遵奉之真宗太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帝作文武七條其文臣七條一曰清心謂平心待物不為喜怒愛憎之所遷則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謂公直潔己則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謂以德化人不必專尚威猛四曰責實謂專求實效勿競虛譽五曰勤察謂勤察民情勿使賦役不平刑罰不中六曰

勸課謂勸諭下民勤於孝弟之行農桑之務七曰革弊謂求民疾苦而釐革之以賜京朝官任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府軍監通判知縣者武臣七條一曰修身謂修飭其身士卒有所法則二曰守職謂不越其職侵撓州縣民政三曰公平謂均撫士卒無有偏四曰訓習謂教訓士卒勤習武藝五曰簡閱謂閱觀士卒識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謂安撫士卒甘苦皆同常使齊心無令失所七曰威嚴謂制馭士卒無使犯禁以賜節度使以下

至刺史及諸司使以下任部署鈐轄知州軍縣監押駐泊廵撫者又以禮記儒行篇賜親民釐務文臣其幕職州縣官監務使臣仍並賜勑戒勵令崇文院刻板摹印送閤門分給之初帝謂宰臣曰群臣上殿者朕各以所職戒之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魏有五條晉有五條武臣有諸葛亮七戒朕作著辭思以勗勵諸臣又先朝嘗賜近臣儒行篇可并以賜之八年利州路轉運使臧奎請令諸道州府軍監縣以所賜七條刻石或書於公署之

廳壁從之

臣伏覩先朝賜臣僚儒行中庸篇及文武臣七條所以激勵士大夫修飭行檢及中外臣僚謹奉官箴其出外任者朝辭日各賜一本仍令閤門丁寧宣諭凡在臣下靡不恭授而奉行慶歷中先朝以久罷賜七條儒行中庸篇嘗降詔書申明然而後來臣僚久不受賜無所警策至有士行不完進取無恥官守失職茍簡無功臣欲乞舉行此法依例於朝辭日閤門給賜及宣諭誡勵之

臣愚以為敦奬士類鎮静風俗激勸官吏治守忠廉斯乃為治之大本循致太平之道故敢竭此區區仰於宸聽庶裨聖政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臣昔任河東路轉運使每廵按部下州縣守令廳事屏風並無書寫七條雖間有刻石者亦無幾又文字細暗難以朝夕披閲用為訓誡

進故事十門元祐四年八月

臣伏以皇帝陛下聰明文思嚮學求治間日御邇英接

儒臣講經義順考古道聖德日新臣得陪侍講筵實深
慶幸今輒舉愚管之見於先朝所纂冊府元龜中帝王
門類內節録十門分為十卷上進以備乙夜之觀庶幾
塵露之微粗裨聖德臣不任區區之誠

奏勸恤民隱事元祐五年五月

臣於四月二十九日至西京見本京進奏官申狀録報
皇帝太皇太后詔書以歷日災旱宿麥幾盡秋稼未立
上軫聖念引咎歸己特減常膳有以見聖心焦勞得堯

湯罪己應天之義然臣尚在都下每見西來使命詢其
雨澤稼穡次第多云近已得雨苗稼滋茂臣既出京到
洛見緣路民田宿麥秋稼悉如聖詔所及深慮向去小
民艱食即聚為寇盜伏望嚴勑監司覺察守令勤恤民
隱勿致煩擾及督責巡檢縣尉屛除賊盜令境内清肅
人戶安居救荒之政各在究心諸事預防庶無後患

奏久旱乞不追擾事 元祐五年五月

臣聞化國之日舒以長蓋不奪農時不妨民力故日力

有餘而歲收有望臣竊以自春以來時雨愆亢人情惶惶謂必艱食至今月八日大雨霶霈庶民鼓舞急於田事老幼就功力穡有秋正在今日臣慮州縣親民之官不知農事之急以小小詞訟勾追證逮禁繫淹延至於隨司門留亦有拘繫頗防農作臣欲乞下諸路久旱郡縣當此農事急切之時民間小可詞訟爭鬭一切且罷追擾除事干人命及刼賊急切公事即依常施行

奏西邊事元祐六年八月

臣近得趙尚書云金城疆界未定止緣新壘侵占稍多虜情未易棄捨至今遷延若非朝廷堅守大信終始羈縻必恐再開邊隙民力豈易堪邪臣又見尚之奏草云宥州累牒稱蘭州等處將自來無人守把城寨設計暗差人騎守把却稱是元豐年修築乃是昏賴之詞驗此南界邊官不欲夏國與朝廷通好況延州是自來有事計會之所今又一向就利自黨此等事情何處分雪若又一向固拒全不聽采夏國亦慮難盡臣子之節今來

賊意已窮無稱無處分疆必恐作過此隙一開邊吏邀功之人乘間盜利冐昧朝廷恩波誠自甘其心生靈何所負那臣重惜朝廷頃累年恩信一旦爭尺寸之利而失安邊之大計臣詳趙禼之奏甚切亦恐邊吏爭小利以邀功賞為國生事臣伏覩二聖臨御以來咸撫遠人皆得其心邊境不𦕅中夏安寧今來夏國有此赴訴趙禼又有奏陳臣雖未知其詳伏望令三省熟計而審處之若事未明白未能便決定可否開且令趙禼條報之

如唐郭元振之答土番論欽陵之請無直塞其來意且為計以綏之使其惡意不得萌亦御戎之中策也臣又料此賊計見朝廷以其恭順不疑其心自去冬今春以邊儲有限直罷西邊戍兵數萬即謂邊備已解恐乘此作過臣以為不得不過慮也謹具奏聞

潞公文集卷三十

潞公文集卷三十一

宋 文彦博 撰

進尚書孝經解

臣伏以皇帝陛下間日御邇英閣令講官講尚書又閣之南壁張孝經圖出入觀覽有以見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至德要道孝治天下臣令輒於尚書諸篇録十篇及孝經諸章中節録六章進上以備禁中清閒之暇研究義味或時令講官節録疏義進入上資聖德稽

古求治之意臣伏讀尚書序云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然則後代聖帝明王莫不祖述寶為大訓恭以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日御邇英延訪經義方命講官講解尚書孜孜不倦所以聖德日新比隆堯舜臣以叨侍經筵輙于尚書三十二篇采

其切于資益聖治宜于重復温故者凡十篇録進篇别有後序所以發明本篇之大旨所冀便于乙夜之觀

堯典

堯之聖德蕩蕩難名而此篇極簡要亦仲尼舉宏綱撮機要之理如篇之所載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分命羲和典掌四時使民務農利用厚生允釐百工庶績咸熈斯皆後世聖帝明王所以祖述而模範之臨文而三復之故摘其目以叙之

舜典

虞舜之徳重華協帝故列于二典後世作者雖三王之盛不可及已篇之所載命禹作司空而下至于四岳十二牧官得其人庶績咸治流放共工驩兠竄三苗殛鯀四凶人而天下咸服故曰舜有大功二十兹所以重華協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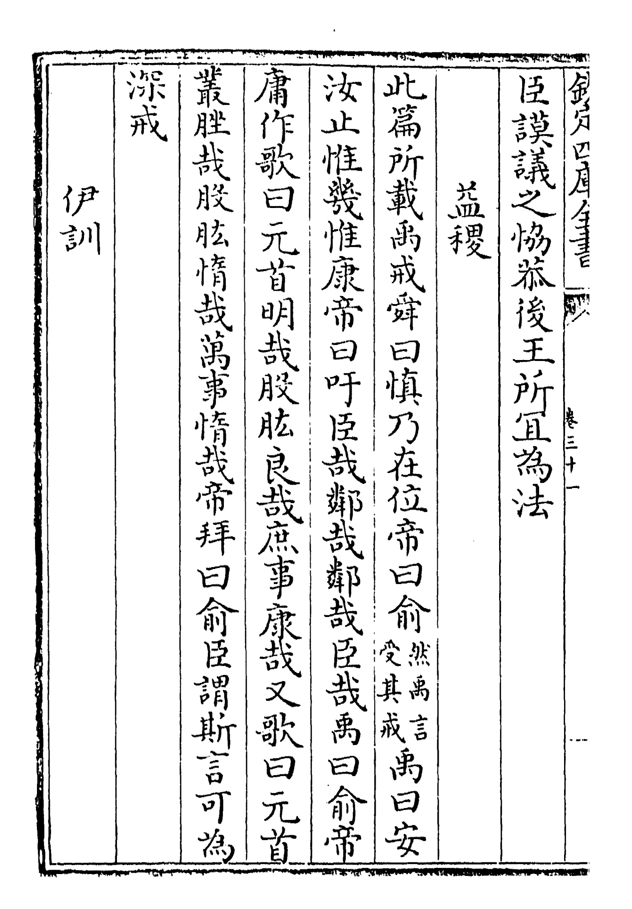
大禹謨

禹稷臯陶共事舜帝君臣同寅咸有一徳故矢厥謨成

厥功曰俞曰都乃君唱臣和之美其謨則有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罔淫于逸罔遊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咈百姓以從己欲斯皆上下交儆以成聖功舜禹之所以為聖帝明王以此

皋陶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臣以舜禹之時君



臣謨議之恊恭後王所宜為法

益稷

此篇所載禹戒舜曰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庸作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臣謂斯言可為深戒

然禹言受其戒

伊訓

篇云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臣以尹之斯言愛其君忠于國可謂至矣有臣如此時君固當尊禮其人信受其訓

洪範

天地之大法其類有九而敬用五事曰貌言視聽思茲乃人君尤當慎思之蓋人君言動則左右史書之為法不可不慎也故臣以此篇五事為重

無逸

此篇周公以戒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故成王服其訓戒乃為令王至唐開元中作無逸圖置于禁中出入省覽以為龜鑑臣亦嘗録此篇為圖以進以助聖覽伏望曲留睿意

立政

周公告于成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自今立政其

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蓋有天下國家所切者任人得賢則治非賢則亂

周官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戒庶官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戒王稽古建官為治之本後之帝王

所宜詳慎

奏孝經圖事

臣以官忝師保得侍邇英伏覩閤中有仁祖命學士蔡襄所書孝經圖張于南壁以便觀覽有以見仁祖孝德在躬推廣以及天下恭以皇帝陛下天資聖德行在孝經嘗聞令講官偹録經義進于禁中臣伏望陛下日省而時思之

又進尚書二典義劄子

臣伏覩尚書序曰仲尼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所以堯舜二典為書之首篇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堯舜二典並云曰若稽古帝堯帝舜以謂二帝並能順考古道而行之乃知人主之聖必由稽古恭惟皇帝陛下日御經筵集講官說尚書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垂意于安天下之安天下幸甚臣以衰殘忝位保傅得侍經閣為幸已深又不自揆輙于二典之中采掇事義數條無以訓傳或理有

切近治體亦以愚短之議附之庶幾粗有所補夫以齊之霸國而孟軻陳堯舜之道於齊王之前欲勉進之今臣遭堯舜之時陳堯舜之道固其宜矣臣愚不勝區區之誠謹録以上進

堯典

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羲氏和氏世掌四時之官臣某曰王者尊居億兆之上所敬而畏者惟天為大故欽順之乃命官分職恭授民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平秩東作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曰暘

谷羲仲居東方之官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言夏與春交治南方之官所居平秩南訛敬致訛化平秩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平秩西成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居治西方之官掌秋之政萬物收成故平敘之以助成物申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在察也北稱朔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

臣其曰帝堯上以敬順天命下以恭授人時使此羲和氏之四人各居其方以布四時之令春序其農疇興作之功夏致其生物化育之事秋秩其百穀收成

之宜冬察其一歲豐儉之實使久于職官修其方民

變時雍庶績咸治帝乃命舜歴試諸艱

舜典

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勅天下使敬之敬之流共工于幽洲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放驩兜于崇山黨于共工罪惡同竄三苗于三危三苗國名為諸侯號饕餮貪也殛鯀于羽山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載事也訪于羣臣有能發其庸功廣堯之事者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亮采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僉皆也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俞然也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衆人之難在于飢汝后稷播是百穀以濟之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也攻刼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爾作共工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

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也）帝曰汝作秩宗（主郊廟之官）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堲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驚動我衆）汝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契益伯夷夔龍六人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可以考功九載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庶績咸熙（考績發明衆功）

皆廣

臣某曰舜既紹堯熈帝之載以謂治天下者必先任人人有善惡必須審知故曰在知人在安民故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黎民懐之苟不知人則賢愚善惡混淆不分苟善惡不可並用惡人道長則善人道消當須屛去姦惡可以登用善良故其始也先去四凶而天下服然後咨詢岳牧而用禹稷臯夔而下二十有二人天下大治又命龍作納言戒勑之曰朕堲讒

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讒邪之人專在譖毁善良舜深疾之納言喉舌之官出納王命必在忠信故舜受命而切戒之隋唐以來納言之名不改隸門下省至于本朝頗循唐制以侍中為門下省官長侍郎為貳並為執政官所選益重必協僉論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古之任官必在于久久則有功可以考其績効故先朝之法省寺監官並以三年為一任循古之美法也義當遵守如

其籍才不次任用則難拘常制臣學術荒淺不足以
發明但以狂言聖擇與有少補

潞公文集卷三十一